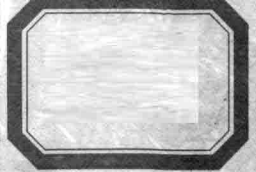


永恒的思念

李立群 张蓁潇 著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

薛
张藜潇著

永恒的思念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永恒的思念/李立群 张藜潇 著. - 北京: 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02

(中华学人丛书 徐传武主编)

ISBN 7-5034-1234-8

I. 永… II. 李/张… III. 作品 - 散文 IV. I2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006169 号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社 址: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

印 刷: 济南申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责任编辑: 韩淑芳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850×1168 1 / 32

印 张: 5.75 字数: 150 千字

印 数: 1-3000 册 插页: 2 页

版 次: 2002 年 8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5034-1234-8/K·0853

定 价: 15.80 元

文史版图书如有印、装错误, 印刷厂负责退换。



张台明 一九九八年工作照



李立群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物资中心会计师



张黎潇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99 级文科基地班四年级在读

序

辛巳秋九月，李立群同志带着由她口述，女儿蔡潇帮她整理的长篇散文《永恒的思念》未完稿来舍间看我，要我帮她看看，提意见修改。在她把文稿递交给我时，便声泪俱下，悲痛之情难以控制。李立群同志的爱人张台明同志，生前任南方金属研究院副院长，是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，高级工程师。因患肝癌，于2001年3月10日逝世，享年49岁。英年早逝，李立群同志痛失亲人，她的悲痛是可以理解的。她写这本《永恒的思念》，原只是用抒情散文笔调写给她亡夫的一封信，信中诉说她对亡夫眷恋思念之情。读此信，仿佛谛听他们恩爱夫妻间的亲密对话，既有回忆往事柔情蜜意的夫妻恩爱，也有记录张台明生前忘我工作、忠于职守的真实写照，更有记录张台明与肝癌病魔进行顽强搏斗的动人情景。如泣如诉，其缠绵悱恻之情，动人心弦。我屏息凝神，一口气把它通读了一遍，深感张台明其人之不凡，也深为李立群真挚的爱夫之情所感动。我掩卷无语，沉默良久。是小李凝噎的话语打破了沉寂：“这篇文稿寄托了我对丈夫的怀念和哀思，宣泄了我压在心底已久的惆怅和悲痛。因为这六个多月来，我的心一直被巨大的悲伤笼罩着，似乎又重新走入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，难以自拔。”多少次，她悲痛得无法写下去。我忽然想起了中医常说的“堵塞不如开导”的道理。考虑到

小李的写作，有助于发泄她内心的苦闷，使体内阴阳得以平衡，气血调和。这是一种对妇女生理调节平衡有益的“宣泄法”，也是女性的一种特殊的健身之道。因此我鼓励她能写就写下去，太伤感的地方可以通过自己口述，由女儿记录并执笔整理的形式，把积聚在心头已久的郁闷和悲伤都宣泄出来。

李立群同志是一位较有才华的女性，她的女儿张藜潇是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99 级文科基地三年级的材生，也颇有才气，这一些原来我并不了解；读了她们母女写的《永恒的思念》以后，我不仅感到她们都有较强的驾驭文字的能力，而且文笔清新，颇有文采。有人说：散文是从感情中流淌出来的。小李母女的文笔似乎就较适宜写这种宣泄情感的抒情性散文。当然，要在这方面写作有成，也还须要加强锻炼，不断努力。

小李对亡夫张台明的丧事，可谓竭尽全力，凡是能想到、能做到的，她都克服一切困难去做了。真诚挚心，实为感人。小李同志要我为《永恒的思念》写一篇序，我除了以上所写的读后感想，忽然想起早年读《史记·孝文本纪》中的一段话，我想把它引用来作为本文的结束：“汉文帝年 47 而亡，遗诏曰：‘朕闻盖天下万物之萌生，靡有不死。死者天地之理，物之自然者，奚可甚哀。当今之时，世感嘉生而恶死，厚葬以破业，重服以伤身，吾甚不取。’”此话甚通达，愿小李同志勉之。

吴文治

2001 年 11 月 28 日南京

前 言

2001年3月10日19:55,我的丈夫张台明与世长辞了。

他的离去,使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变得支离破碎,同时他也带走了我无尽的思念和精神寄托。我唯一心愿就是把女儿抚养到研究生毕业,那时我就可以远离红尘,以度余生。

吴文治老师见我无法从巨大的悲伤中走出来,就鼓励我拿起笔,记录下我和丈夫这二年所走过的风雨历程,记录下我丈夫面对癌症所表现出的恢弘气魄和坚强意志,记录下他是怎样一次次打破医学禁区,如何一次次创造生命奇迹的。同时通过诉说,宣泄积聚在心头已久的郁闷和悲伤,寄托我的哀思。

当时自己只有一个想法,在这里我不想说丈夫是如何工作的,因为他的业绩已刊登在由江苏省人民政府出版的《江苏科技群英志》一书中。在这里我只想把这二年埋在心中要对丈夫说的话,通过长信的形式完完全全和盘托出,在我丈夫入殓的时候,能够听到生死相依妻子心底的呼唤。

而当我真正拿起笔时，似乎又重新走入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，更加难以自拔。六个多月来，心被巨大的悲伤笼罩着，每晚都在泪水中度过。多少次想就此搁笔，是吴老师和我的好友杨波鼓励我写下去，再写下去。

但由于自己的水平有限，最后只能以我口述，女儿执笔整理的形式完成了这篇文稿。

现在，当我回头再看时，觉得这六个多月过得真有意义。首先通过和丈夫的对话，寄托了我对丈夫的怀念和哀思；其次，通过陈述如烟往事，把积压在心底已久的惆怅及悲痛宣泄了出来；再则，潇儿通过整理，不仅思想和情感得到了升华，而且锻炼了文笔。

在此，再次感谢曾经给过我们帮助和支持的朋友们！

永恒的思念

台明：

在省人民医院干部病房 5 区 5 床，你唱完了人生最后一首歌，悄然逝去。

2001 年 3 月 10 日，这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，这是一个悲痛欲绝的日子。女儿失去了一位仁慈的严父，我失去了一位相依为命的伴侣，母亲、岳父岳母失去了一位心爱的儿子，祖国的冶金事业失去了一颗耀眼的星星。

你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，在干部病房的最后一百三十天，面对死亡，你所表现出的豁达及坚强，让见惯了弥留痛苦的医护人员无不为之动情，你匆匆离去，从昏迷到最后不足四十八个小时，仓促得连看惯了生离死别的白衣天使都感到惊讶和惋惜。但我知道，你是看不得别人为你忙，你一辈子都不愿意麻烦别人，连死的选择都是这样。你走时和你生前一样爱干净，内衣裤洁白得连一点污迹也没有。“质本洁来还洁去”，这也符合你一辈子为人处世的原则。

你走得那样的宁静、安祥，难道你真的舍得离开我们吗？难道你真的放得下我们母女吗？难道你真的舍得离开爱你的亲

人吗？难道你真的割舍得下执著追求、为之奋斗了二十五个春秋的冶金事业吗？

你醒醒吧，我们不能没有你，江苏的冶金事业需要你！

19:55分，时间在这一刻停顿了，心灵在这一刻凝固了，情感在这一刻封冻了。女儿两次昏死过去，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，只看见眼前晃动的人影，却不知道是谁，他们在干什么。管床医生丁帆摇晃着我“你要冷静一点，老张确实已经走了，你要坚强，你要为女儿着想。”当我确信你真的走了，再也回不来了，眼泪刹那间就像打开了闸门的渠水……

尽管医院有规定，人死后得马上送太平间，但是我还是请求丁帆医生，让我再陪你度过最后一个夜晚……

我静静地坐在你身边，用不尽的泪水默默地和你交谈。我用手抚摸着你的黑发，像在帮你梳理整个人生……

女儿躺在你同病房的6床上，你懂事的女儿由于悲伤过度，她的双眼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。“妈妈，我想看看爸爸。”

我搀扶着女儿来到你的身边，我把女儿的手搁在你还滚烫的额前：“妈妈，爸爸没有走！”“爸爸，我知道，你最喜欢我们一家三口团聚的温馨，现在妈妈和我都在你的身边，你就不想和我们再说点什么吗？”

我心如刀绞，一下扑到你身上，失声痛哭：“台明，你不能这样，你没权利这样离开，你答应过我们今年五一去上海的，你答应等潇潇上研究生的那一天要送给她一台电脑的，你答应等你退休后给自己办一个厂，挣来的钱，让我和女儿过上好日子，回报亲朋好友，回报整个社会……你不能失约的……你从来就不是一个失信的人……”

一个小时候，裹尸的人来了，在场所有人都劝我离开，但我怎么能离开？我轻轻地吻了一下你的前额，在心里喊出了：“台明，我爱你。”然后将白手绢盖在你脸上，像一次次送你去出差、送你去办厂、送你去搞科研项目、送你去开专家会议一样，用双手抓住你的左手。你的手是冰凉的，你再也不会用你温暖的手用力地回握我一下；你再也不能对我说：“小群，保重，好好看着家，等我回来……”

世道为什么这样不公！从苦不堪言的童年到孤军奋战的青年直至奋斗不息的不惑之年，你终于迎来了事业上的春天，获得了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的称号。现在，你的事业如日中天，你在冶金这片蓝天可以自由翱翔了，正是用自己二十五年的知识和经验去回报社会的时候——天妒英才，老天怎么会忍心在此时此刻将你匆匆地拉走？

苍天为什么这样无情？从99年6月22日得知你身患绝症，到2000年11月3号最后一次住院，我们的情感在这段患难相知的岁月里得到了升华，我们的心灵在这段休憩与共的人生路上撞击出了无比耀眼的火花。可这才是人生长河中一个小小港口，你怎么可以永远地休息了呢？是你觉得身上的担子太沉太重了？我深深地懂得，你为苏北老家和现在这个家付出的太多太多了。作为一个儿子，你是孝顺的；作为一个长兄，你是负责的；作为一个丈夫，你是体贴的；作为一个父亲，你是慈爱的。你把太多太多的爱给了别人，心里惟独没有自己。我知道，当你一腔热血付出真诚的时候，你从未想过要回报。但弥留之际，你渴望老家兄弟姐妹及亲戚给你一个问候，对你说一声“我们想你”，以了却你这么多年的思念。在他们能为而不为的时候，你觉得心太累太累了，你想永远驻足休息了，是

吗？

是的，你真是太累太累了。

多少年来，你像上足了劲的钟，没日没夜的干；像离了弦的箭，一发不可收。因为你深深懂得，出身贫寒的你，只有靠自己。

70年代你作为主要成员参与湿法炼锌新工艺研究，获江苏省科技成果三等奖。你还参与了冶金工业部的攻关小组，从攀钢钢渣中提炼钒的半工业研究，获江苏省科学大会奖，工业性实验获南京市科技成果一等奖。打我们结婚后，你就把一颗心全都扑在了事业上：别人不愿干的苦活你干，别人不愿出的苦差你出，你说：“年轻人不干，谁干？”为了支持你，我把才半岁的女儿断了奶，丢给了上海妈妈，从上海调到南京。可我们依然过着两地分居的生活。

80年代你参加了离析两段法的半工业研究，为我国综合利用硫酸渣提取有价金属，开辟了一条新路。此项目获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科技进步三等奖。我清楚地记得，为了这个攻关项目，春节我们都没能回家。腊月二十九，下了一天的雪，到处白茫茫，街头巷尾已显露出浓厚的节日气氛。天实在太冷，你亲手搭起的油毛毡小厨房外挂满了晶莹剔透的冰凌。平日热热闹闹的单身楼分外寂静，静的有些怕人。我们正围着火炉吃晚饭，门被推开了，李凡夫院长一边抖着深藏青棉大衣上的雪花，一边说：“小张，添双筷，我还没吃饭呢。”随后打开带来的四个熟菜，并从怀里掏出一瓶老白干。

“来，为我们的功臣干杯！”

接着李院长又深深向我鞠了一躬：“谢谢你，功臣的妻子。小张说你非常想女儿，可你还是留了下来，谢谢你对小张的支

持，谢谢你对我的支持”几句话，说得我心里暖暖的，脸上红红的。从交谈中得知李院长家在贵阳，春节也没回家，他本人也是搞技术出身，是教授级高工时，我为他的平易近人、以身作则而感动，有这么一位可亲可敬的领导，你一定会心情愉快地去工作的。我相信，在探索求知的攻关路上，你一定会所向披靡的。

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研究，你从老同志身上学到了不少解决问题的方法及捷径，为你以后事业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改革开放后，作为研究室副主任，课题组负责人的你，又带领课题组人员进入经济建设的主战场，走遍了大江南北，不仅救活了一个工厂，而且创办了8个工厂，其中徐州市铁合金厂现已成为我国钼铁行业的航空母舰。在这段时间里，你在省级以上杂志发表了论文9篇，真的是硕果累累。

我知道，你学的是稀有金属冶炼，但院长每次都把你派到最困难、最棘手、最需要的地方去。不管是本专业还是专业以外的，不管是系统学过的还是没有学过的，你都能拿得起，放得下。你像一支救火队，哪里有火警，你就奔向哪里；你更像一支敢死队，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。你知道老二室的同事管你叫什么吗？叫“张大胆”，叫“拼命三郎”。听了这话，我真的是喜忧参半：喜的是，你的能干众所周知，你的技术炉火纯青；忧的是，有些领域你从未涉足过，心里真的有底吗？于是，南京市新华书店里留下了你的足迹，图书馆里常见到你的身影。实在不明白，就挂长途电话问母校老师。我知道，只要一接到新任务，你书桌上的台灯就一直从夜晚亮到黎明，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攻关准备。丹阳无机化工厂厂长激动地对我说：

“老张在我们投产关键时刻，一个星期几乎没有睡觉，后来鼻子大出血，晕倒在工作台上，把我们都吓坏了。他真是我们厂的救星哪！”

这样日积月累、马不停蹄地干事业，身体吃得消吗，扛得住吗？你为了使我放心，拍着胸脯说：“看，结实着呢！如果我干趴下了，其他人早就‘光荣’了。”说完，自己傻笑着，你见我不笑，又学着越剧腔调，细声细气地说：“没有事的，夫人，请放心，小的记住了！”逗得我笑个不停。实践证明，在你面前没有跨不过的山，没有趟不过的河，你真是好样的。拿你们前任院长的话说：“他是一张真正的王牌”。一个搞技术的，能够得到这样的评价，还求什么呢？

25年里，你历任南方金属研究院第二研究室副主任，院办主任，副院长。1995年5月被表彰为我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。1999年被任命为江苏省冶金产品检测一站站长。

台明，你把事业看得比生命还重要。作为奋斗者，你成功了，你没想拥有的，得到了，你身上耀眼的光环太多了——可你曾经拥有的，却失去了……

长时间的疲劳，使得你本身的乙肝肌体悄悄发生了质的变化。《原发性肝癌》这本书上是这样记载的：“原发性肝癌的潜伏期是10年—20年。”在二十五个春秋中，你没有休过一个探望母亲的假期，你休过的礼拜天几乎是屈指可数的，你用自己的青春和年华赌明天。如果你在人生的驿站中能稍稍休息一下，如果你在平时生活中能注意从医学的角度保护自己，也许今天的结果就不是这样的……

多少年来，为了事业，你没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在母亲身边，但你还力求忠孝两全，你总是想方设法去弥补。为了苏北

母亲无后顾之忧，你独立地承担了应由五个子女分担的全部生活费。作为长兄，你尽了父亲未能尽的责任，因为弟弟的个子实在太矮，家境又贫困。在农村，这样的情况，成家立业几乎是不可能的。于是，你送弟弟去上学、去学手艺，帮弟弟盖房子、娶媳妇。这一切，花去了你婚后 12 年的全部积蓄，也完成了早早过世父亲未尽的责任。你对弟弟是这样，对舅舅，对外甥，及老家的亲人都是这样，一如既往付出，真诚而又无私。那是不求回报的爱。

出差在外，盛夏酷暑，口再渴，你也从未舍得买过一听饮料；数九寒天，肚再饿，你也从未舍得买一份即使是在别人看来最简单、最便宜的盒饭。而你却从拮据的生活费中挤出一部分来，为家乡教育事业出力。这是一种感恩，更是一种寄托，你希望在那块贫瘠土壤中长大的穷孩子能发奋求学，和你一样出人头地。

更让我难以忘怀的是，1975 年夏，当你在上海第一次见到我时，就萌发了照顾我一辈子的想法，并坚定不移地付之行动。当时，我父亲还是历史反革命，我在农村插队，头顶上是一片暗无天日的天空。在那个政治高于一切、影响一切的年代里，你一个根正苗红的红五类，已毕业于名牌高等院校的大学生，去怜爱一个整天背着精神磨盘的女孩子，意味着什么？你会从此失去进步的机会，失去上升的阶梯，会毁了你整个人生，会毁了本应属于你的灿烂前程。鉴于此，我一直和你保持着无法逾越的距离，希望通过我的冷漠能疏远你的情感，达到最终让你放弃的目的。但是你的爱，没有因为我的拒绝而停止释放，你一如既往地付出。你的爱，如风之不拘行迹，如火之热烈浪漫，如水之波澜壮阔，把我包围的几乎透不过气来。但

我还是不能接受，因为我深深体会到“反革命家属”称谓是多么可怕，为此，我已经失去了本该属于我太多太多的东西，我不愿意这个无边的深渊里再多一个趟浑水的人。我是无法摆脱，你又何苦自投罗网。

我说：“我会一辈子在农村，永无出头之日的。”

你回答：“你一辈子在农村，我也一辈子爱你，你说这一切后果我比你清楚，但我不在乎。很多城乡型家庭不是过得很好吗？”

我说：“我真的不适合你，因为我们社会地位悬殊，性格差异又大，你应该有属于自己无忧无虑的一片蓝天。”

你回答：“我喜欢就是你宁静的性格，我们的性格可以互补嘛！”

你的真诚，你的执著，深深地打动了我的父母及老师，他们不再无动于衷，加入了你的行列。可他们的劝说并没有动摇我不能接受你的信念，据我所知，你周围不乏有更好的女孩。她们是盛开的花朵，娇美艳丽、馨香宜人，她们可以辅佐你去实现一展宏图的理想。我不愿意你一朵苏北平原长出的奇葩，在我这根不知名“小毒草”的影响下，失去光泽。

于是我再次拒绝你：“我的家庭会毁了你一辈子的”。有道是“男儿有泪不轻弹，只是未到伤心处”，可听了我的话，你哭了，哭得那么伤心。于是你找到了我最信赖的班主任，向她倾吐了你的衷肠及你的坚定不移。

于是，我走进了你的生活。

结婚那天晚上，你拉着我的手：“当我见到你的第一眼，我就预感到你是我生命中的唯一。我既然认定了你，也就认定了这个家庭。而且，我相信，我有能力改变这一切。”